

沿着红色足迹前行①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文化周末》从去年开始征集济宁境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文物等红色文化线索,由记者深入实地采访考察,创作深度报道,本周起在《纵深》版块《沿着红色足迹前行》系列主题专栏陆续刊出。

历史不能忘记。您将跟随记者的文字与镜头,重访那些永远闪耀光芒的红色履痕——让我们沿着那足迹前行

两口老井,三十六烈士的兖州战斗往事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这是《文化周末》记者“沿着红色足迹前行”的第一站,济宁市兖州区,文化东路。西侧有一条窄巷子,雨后在这里穿行,脚踩湿润泥泞的路面,两边可见红砖绿瓦的平房。巷子窄而深,最窄处只能容下一辆车单行;最宽的地方,也难以会车。于是,弃车步行,百余米后,一口上有顶冠的老井呈现眼前。这就是封存着遗骨英雄的烈士井。

兖州区烈士陵园的郑开彪,在井前已然等候多时。他此刻神情肃穆而庄重,“现在看到的这口井中,有十九位烈士遗骸。向北数十米,还有一口十七烈士井。两口井加起来,共有三十六位烈士。这是1951年当地百姓打水时首先发现的。”

1948年兖州解放后,当地居民仍在此种菜。因为不知情,人们重淘两口井的时候,在北井中发现17颗头骨,在南井发现19颗头骨。居民当即向当时的滋阳县政府报告,政府派人前往现场,居民将头骨安放井中填埋,筑起土堡,立起无名烈士碑。1953年,由滋阳县政府县长提议,地方群众捐款捐物,用附近的旧城砖在井上筑起塔堡,刻制石碑两块,立在两塔之前供群众祭奠。2002年,对文物修复维护时,塔堡顶部被改建顶冠。至今两井均呈塔形,高度、底面积均为

独家报道



有一个英雄的名字,叫陈伯衡。2015年新华社发布了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第二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就有陈伯衡的名字。

陈伯衡的名字和他的抗日事迹,大量、反复出现在团中央等联合创办的民族魂网、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创办的中华英烈网、《中国青年报》及其《中青在线》等众多权威、知名媒体。陈伯衡,1906年出生于山东省汶上县。幼时家境较富裕,得以私塾启蒙。16岁那年,考入城内书院高小,后就读于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和北平(京)大学。1931年,考入北大经济系不久,他就与进步师生有所接触。“九一八”事变后,他为大片国土沦陷和蒋介石集团的卖国行径痛心疾首,参加了赴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愿示威活动。后通读了《资本论》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5年,陈伯衡自北大毕业,后来被济南齐光中学聘为教务主任,成为《齐光校刊》的主要撰稿人,革命思想更加活跃。他介绍北大同学、共产党员杨启哲到齐光中学任代课教师。杨启哲受到反动当局注意后,陈伯衡及时帮他离开学

4.8米和36平方米,合成三十六烈士井墓。两墓各立一碑,均高1.75米,宽0.75米。南墓碑镌刻“永垂不朽”碑文,北墓碑铭文是“万古长存”。

仁立在烈士井墓前,瞻仰碑前的介绍,思绪回到1946年,子弹擦脸而过,炮声此起彼伏。1946年1月5日,国民党被迫与我党达成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尽管如此,国民党仍命令所部“星夜前进”。1月7日,集结在徐州的国民党第五十一、五十九、七十七军向鲁南解放军进犯。伪吴化文部7000余人龟缩兖州城内,固守待变。因此,发生在1月8日至13日的兖州战斗,既可以说是抗日战争的尾声,又可以说是解放战争的前奏。

为粉碎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夺取津浦铁路的咽喉要道兖州,新四军军部命令第一纵队攻打兖州城。这场战斗于1946年1月8日23时开始,担任攻城任务的新四军第一纵队,同时向兖州四关发起攻击。第二团突入西关,迫使伪保安团一个营投降。第三团攻入南关,第六团控制了北关,主攻的第五团在第四团的配合下占领了琉璃厂、娘娘庙一线阵地。9日上午,敌军集中兵力连续反扑,我军第五团奉命撤至泗河大堤一线与敌人对峙。

为在1月13日24时停战协定生效前攻下兖

州,新四军一纵队司令员叶飞率部于凌晨5时发起总攻。第一旅第二团向西门突击,第三团在城西南实施突击;第二旅第四团向城西北角实施突击,第五团在城东实施佯攻,并组织工程部队挖掘坑道,准备爆破城墙。

兖州是座古城,城墙有十米之高,五六米宽,敌人仗仗城高墙厚,利用日军留下的坚固工事,构建了从城头到城角的三层火力网,凭险固守,我军战士发起了几次冲锋,都未能冲进城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为取得攻城的胜利,军部决定组成突击队,从二旅四团三营八连挑选了四十多名攻坚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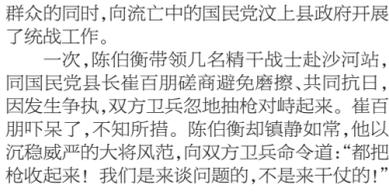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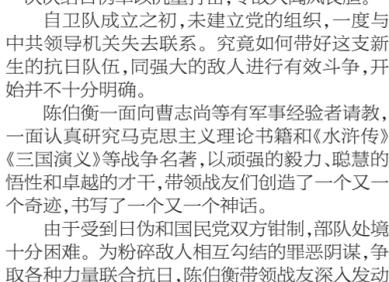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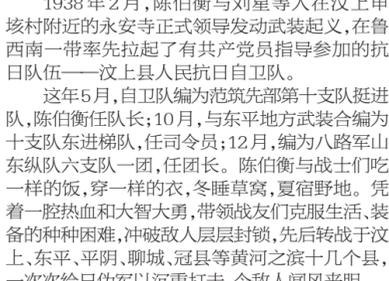
13日凌晨,8连在连长钱德福率领下,乘夜幕掩护,在城西北角架梯攻城。敌人发觉后,慌忙对我攻城部队进行火力阻击,连长钱德福小腿受伤,从梯子上摔落下来。6时左右,该连四十余人在三排副排长邱培友带领下用长梯爬上城墙,打开了突破口,并向城内推进70余米。敌人发觉后用密集的火力疯狂阻击我后续部队,并调集数百人从南北两侧对我突击队实施包抄。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剩余战士在三排副排长邱培友带领下,与十余倍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战至最后,大部牺牲,仅有李广远等5名战士从高墙上跳下护城河,得以生还,其余36人全部壮烈牺牲。敌军虽人数众多,但不清楚我军到底有多少后续部队,不敢追出城去,这5名战士才得以逃脱。

此时已是13日凌晨,双方停战协议生效,攻城停止。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共216名干部和战士壮烈牺牲。

凶残的敌人,将烈士的遗体残忍的扔进菜园子里的两口井内。烈士的血肉之躯和不朽英灵,便永远封存在这两口干涸的井里。

蒋文龙,是他们之中最年轻的战士,牺牲时只有十五岁。父母健在时,每年都来兖州看望自己的儿子,每次来都会带着家里树上结的梨子,哭着说,儿啊,梨子树结果了,共产党解放了全中



国,我们当家做主人了,你放心吧。

李大海,是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战士,牺牲时他的两个孩子只有五六岁。近几年,两鬓斑白的兄妹俩总是带着他们的孩子来祭奠亲人,跟老父亲诉说着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兖州战斗是新四军第一纵队在山东省的一次重要战斗,也是部队自北撤、纵队成立到进入山东的第一仗,我军干部战士在这场战斗中打得英勇顽强。之所以没有攻占兖州,一方面是由于思想准备不够充分,战斗准备不足,对敌军装备能力和兖州城坚固设防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估计;另一方面,是由于部队长期在南方作战,不熟悉攻城及爆破技术,在协作作战、火力配置方面也暴露出一些弱点。虽然兖州战斗没有取得成功,但为之后新四军北方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兖州区烈士陵园按照1:1的比例,复原了两口井,安放在烈士陵园中,供市民缅怀先烈。烈士陵园中的碑文有了更多内容,如十七烈士墓碑上,有赵连玉、江成晚、柳树清、王可均、陆奎柱的名字;十九烈士墓上,有邱培友、徐明书、王治如、柯玉清的名字。

据郑开彪介绍,本来两块碑上只有“尖刀排”排长邱培友一个烈士名字。1990年,时任兖州战斗“沙家浜团”团长的钱德福退休后来兖州,又回忆了8位烈士的名字。工作人员补充以后,才有了现在看到的碑上9位烈士名字。至于其他27位烈士的名字,老团长也记不清了。

兖州烈士陵园的两口井中间,有一块纪念碑,是钱德福资助修建的。上面刻着“公元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兖州战役新四军一纵队二旅四团八连邱培友等三十六名烈士之墓”,立碑时间为1991年7月13日。

两口老井中永存的,不仅是三十六烈士的遗骸,更是一段艰苦历程,一曲悲壮的红色战歌。

①兖州区烈士陵园内复原的烈士井②③烈士井原址

由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济宁市烹饪餐饮业协会组织编写,刘道斌主编的中华传统美食文化系列丛书《拾味济宁》新近出版发行。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中国烹饪协会监事长冯恩援,分别为该书作序。

《拾味济宁》上篇“食之味”,挖掘济宁饮食文化历史故事和典故,有天下无双的孔府菜,豪气大方的水浒菜,独具特色的淡水鱼菜,根深蒂固的济宁本帮菜,还有享誉大江南北的名优小吃。下篇“韵之味”,书写了新时期大型文化主题酒店,以及为济宁餐饮业主要功勋人物。

改革开放以来,济宁主题酒店文化光彩夺目,成为齐鲁大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儒家文化、运河文化、水浒文化等主题酒店流光溢彩,曾子文化、渔家文化、邹鲁文化、民俗文化等主题酒店交相辉映,还有街巷式文化、温泉度假文化、宴会文化、影视文化等主题酒店。

功勋人物中,有“万里之船,成于罗盘”的济宁餐饮业的总舵手,有“勤行里无名英雄”的全国烹饪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烹饪文明工程师”、传承技艺烹饪大师,有倾注烹饪几十年的艺术学者,有专注饮食设计情怀、富有文化创意的设计大师,也有热心慈善、爱民心安的酒店老总,以及“天行健”、自立自强的全国最美厨师……

该书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知识性、趣味性,是一本值得阅读和收藏的饮食文化书籍。

记者 刘帝恩

周末济宁故事

旧年应无恙

羽田

旧时的年,比现在热闹,因为旧年旧事。逢集市这天,大人给上几毛,就可以玩一天了。中午的一毛钱可以吃两个大煎包,一天不饿。若是腊月的年集,比三月的大会都热闹。

吃了煎包,买了炮仗,必去羊市看羊抵头。长长的、厚厚的两队人墙中间,一端一个壮汉牵一只羊,从两头往中间飞奔。刚过半程,两人一闪,两只羊“砰”一声,头与头撞在一起。

有时候一方使点小动作,羊就要撞上的时候,轻轻按一下自家羊头,能把对手鼻梁撞得血肉模糊,十有八九逃之夭夭,两家也闹翻了。按羊头用巧劲,轻了羊头不下沉,重了能把羊按个嘴啃泥,输羊又丢人。

斗羊的人大多是规矩的,凭着膘肥力强得胜。常见人称老郎的壮年男子,头发长长的,脸色黑乎乎,披件军大衣。知情的人说,他拉过游击,抗日打鬼子是个有功之人,生活好,羊喂得好,斗羊对手不多。他只与高手过招,为了看他一次表演,要等到晌午头。斗羊之前,老郎给自己的羊喂几把豆子,羊似乎精神了,一两个回合,就把对手抵得落荒而逃。

旧时的年,杀猪那天不能错过。几个忙人,把猪捆起来,拎到一张桌子上杀了。我和几个弟弟,心里是又紧张又沉重。玉堂自言自语说:“这猪多疼呀!多难受呀!”玉振旁插嘴说:“家有六畜,牛、马、羊、鸡、狗、猪,就猪一年不干活,吃饱睡,睡了吃,一身肥肉不杀它杀谁?”玉生接着说:“有道理,牛耕地,马拉车,羊有奶,鸡下蛋,狗看家,它们都有事干,没功劳也有苦劳,已经受苦了,过年俺就不杀它们一刀了。”

那杀猪的大人听了挺高兴,夸奖说:“评论得公平合理,给你们猪蹄夹玩去吧!”天黑以后,给蹄夹里放些猪油,点着一根捻子照着亮,到处跑着玩,就不再想猪难受了,再到后来吃着香喷喷的猪肉,也就只有享受了。有一年除夕下大雪,我和玉生、玉堂、玉振,也学着大人,在四叔家小厨房喝酒守夜。菜有现成的,父亲正在家过油,丸子、菜盒、藕夹一样端来一碗。四婶子又炒了鸡蛋、肉丝萝卜条,再加上过年的小凉菜,还很丰盛的。

玉堂从家里拿来两瓶冰雪露,我们边喝边聊。两瓶冰雪露喝完,又喝几葡萄酒。都是第一次喝酒,只觉酒是甜的,哪知酒醉人,一个个脸红扑扑的,语无论次,胡吹海唠。

玉振手舞足蹈,唱歌一曲又一曲,还自言自语屋里太热,要出去唱。在雪地里,连蹦带跳。开始打着唱,后来躺着唱,在雪地打着滚唱,劝不走。四叔他们老弟兄几个,也在大爷家喝酒。听到院子里有动静,出来一看对我说:“小玉振喝醉了,你们把他弄屋去,给他喝水,睡一觉就没事了。”

几十年过去了,那时的年没现在那么多可去的地方,但与故土相连,与乡情相依,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玩得情尽意满。

陈伯衡,北大走出的早期鲁西南抗日英雄

王建议

校,使这位共产党员免遭迫害。

转眼到了1936年。这一年,鲁迅逝世。陈伯衡这位中国最高学府的高材生,怀着极大悲痛,主持《齐光校刊》编发悼念鲁迅专号,并撰写了1.3万余言的《鲁迅先生的战绩和思想》一文,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精辟阐述了鲁迅思想风格的形成及其伟大的战斗。这篇慧眼独具、风格近乎鲁迅的全面介绍和歌颂鲁迅的杂文,不仅在当时堪称屈指可数,今天也不失其科学价值和战斗光辉。

在这期校刊上,陈伯衡以沉郁高昂的笔触,为鲁迅题写了一副百字挽联,深切表达了他决心发扬鲁迅精神,誓同侵华日寇和奸奸走狗血战到底的豪情壮志——“横世噩噩,尽是阿Q相;端赖阔斧大笔净吾华族魂与血,孰料竟而撒手以去,吶喊摇旗恐绝迹,吁嗟,彷徨……!彷徨?更须挥泪思奋发。举目滔滔,遍地奸奸踪;正待冷潮热骂诛彼丑类鬼域心,不意从此‘埋掉拉倒’,‘打狗落水’复属谁?嗚呼,而已……!而已?只得偷啜哭先生”。

在此前后,陈伯衡在《齐光校刊》发表了《目前教育的危机》《青年在学校》和《关于“数”》等文章。后一文通过对“数”的概念形成、发展和“数”与“量”的辩证关系等论述,巧妙而深刻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表明了此期的陈伯衡不仅是一个爱国者,而且已是一个接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震惊中外、意义非凡的“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西安半月记》(对张杨训话)二文。国民党教育部通令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停课授国文课,以此二文为教材。陈伯衡佯若无闻,照常讲授国文。1937年初,胡风根据鲁迅生前授意和中共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撰写的《文学与生活》一书出版后,他立即带头在高级中讲授。猖獗日寇,公然来犯,中华存亡,千钧一发。1937年10月,日军逼近济南,陈伯衡毅然投笔从戎。听说旧友刘超文、曹志尚等准备在故乡汶上县组织抗日队伍,陈伯衡心里产生强烈共鸣,决定在汶举义,共赴国难。

当时,起义筹备者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举什么旗,跟谁走。陈伯衡以其固有威望和崭新革命思想,很快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坚决依靠共产党。他通过关系,数赴济宁,历尽艰险,终于找到中共鲁西南工委,要求负责人江明派人指导。江明委派共产党员刘星,以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名义,协助陈伯衡等组织骨干,发动起义。随后,陈伯衡与刘星、曹志尚、刘超文等分头行动,

走村串户,从人员、枪支、钱财等方面,做了大量动员筹备工作。

1938年2月,陈伯衡与刘星等人在汶上申垓村附近的永安寺正式领导发动武装起义,在鲁西南一带率先拉起了有共产党员指导参加的抗日队伍——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

这年5月,自卫队编为范筑先部第十支队挺进队,陈伯衡任队长;10月,与东平地方武装合编为十支队东进梯队,任司令员;12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一团,任团长。陈伯衡与战士们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冬睡草窝,夏宿野地。凭着一腔热血和智大勇,带领战友们克服生活、装备的种种困难,冲破敌人层层封锁,先后转战于汶上、东平、平阴、聊城、冠县等黄河之滨十几个县,一次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令敌人闻风丧胆。

自卫队成立之初,未建立党的组织,一度与中共领导机关失去联系。究竟如何带好这支新生的抗日队伍,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有效斗争,开始并不十分明确。

陈伯衡一面向曹志尚等有军事经验者请教,一面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战争名著,以顽强的毅力、聪慧的悟性和卓越的才干,带领战友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神话。

由于受到日伪和国民党双方钳制,部队处境十分困难。为粉碎敌人相互勾结的罪恶阴谋,争取各种力量联合抗日,陈伯衡带领战友发动群众的同时,向流亡中的国民党汶上县政府开展了统战工作。

一次,陈伯衡带领几名精干战士赴沙河站,同国民党县长崔百朋磋商避免磨擦,共同抗日,因发生争执,双方卫兵忽地抽枪对峙起来。崔百朋吓呆了,不知所措。陈伯衡却镇静如常,他以沉稳威严的大将风范,向双方卫兵命令道:“都把枪收起来!我们是来谈问题的,不是来打仗的!”



一句话稳住了局势,谈判得以继续进行,取得初步战果。

在陈伯衡眼里,受敌蒙蔽、为敌做事的穷苦百姓,也是统战对象。同年,部队进驻东平县羊子河村。侦察员扣留了一名受日军收买、传递假情报的邮差,不少人主张就地正法。陈伯衡劝阻说:“他是一时受敌人蒙蔽的穷苦百姓,我们要争取让他为我们服务。”继之做了一番分析,在场的同志茅塞顿开。经过教育,邮差果然痛改前非,向部队提供了不少日军情况。

陈伯衡领导的这支队伍,很快受到东平县地下共产党负责人万里的重视。1938年春,万里派杜子俭到自卫队,帮助建立党的组织。陈伯衡异常兴奋地对杜子俭说:“我们很欢迎你!”陈伯衡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忘我地学习和工作。当年秋天,被吸收为中共党员。面对鲜红的党旗,他用全身的血脉,举起久积心窝的信念,立下铮铮誓言……

1939年2月,陈伯衡率六支队一团攻下泰安薛家岭据点,俘获伪区长等六十余人,长短枪数十支,轻机枪一挺。3月22日,他奉命率部赴东平郑海一带阻击日军。敌人倚恃装备精良,骄狂直进。他抓住日军这一弱点,利用地利人和有利条件,一接火,就将敌先头部队打了个落花流水。

敌人恼羞成怒,动用迫击炮、重机枪疯狂顽抗,激战持续了5个多小时。下午5时许,陈伯衡亲临迫击炮阵地,指挥炮手发起最后反击,不幸中敌枪弹,壮美的人生年华永远定格在33岁的年轮上。战斗结束后,中共鲁西区党委和115师师部,为陈伯衡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指出:他的牺牲,对六支队一团乃至整个抗日战场,都是一个重大损失。

而今,矗立在我们面前的烈士丰碑,依然诉说着英雄的事迹和崇高的精神。

①陈伯衡②陈伯衡为《齐光校刊》主要撰稿人③陈伯衡烈士追悼会现场

